

十五家年譜叢書

明王亥成公年譜節鈔卷二

餘姚錢德洪緒山原本 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節鈔

五年丙戌五十五歲

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繼室張氏出

閔案原譜於是年有答南大吉書復聶豹書等等皆可入之集中不必八年譜今略之

六年丁亥五十六歲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 六月疏辭不允

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爲亂提督都御史姚鏌征之奏稱猛父子悉擒已降勅論功行賞訖遺目盧蘇王受搆眾煽亂攻陷思恩鏌復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爲巡按御史石金

所論朝議用侍郎張璉桂萼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
西湖廣軍務度量事勢隨宜撫勦設土官流官孰便並覈
當事諸臣功過以聞且責以體國爲心毋或循例辭避公
聞命上疏言臣伏念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
何敢言辭顧臣患痰疾增劇若冒疾輕出至於僨事死無
及矣臣又復思思田之役起於土官讎殺比之寇賊之攻
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尙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鎬
素老成一時利鈍亦兵家之常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所以
激勵鎬等使之善後收之桑榆也臣以爲今日之事宜專
責鎬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畧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
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諳民情土俗如尙

書胡世甯李承勛者往代其任事必有濟疏入詔鑠致仕
遣使敦促上道

八月將入廣嘗爲客坐私囑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
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
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燥惰慢之徒來此博奕
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
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
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爲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
人是謂逆于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
此以戒我子弟並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
之

九月壬午發越中甲申渡錢塘丙申至衢戊戌過常山十月至南昌至吉安十一月至肇慶二十日至梧州上謝恩兼陳膚見疏曰臣於病廢之餘特蒙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國事具太辭免過蒙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賁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國恩粉骨齏骸亦無能報又况遭逢明聖溫旨勤拳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

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奈秋暑旱涸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尙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爲陛下一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獠獍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爲不專且重若使震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況於此

蜚夷獷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爲姦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旣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刼之以勢而威益褻寵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卽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

下萬餘之眾固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
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白可寬宥
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
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
者兩年於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尙未能雪也徒爾兵連
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
六七山獠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
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
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
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悻心
惟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狃爲其難是以勞

而未効夫二酋者之阻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曰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仇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眾非全軍之道又況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眾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志日

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
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
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
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
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
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治蠻夷悅
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
若其尙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
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
竊以爲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
愛養而生全之甯有最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

振紀綱者唯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眾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卽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師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才繆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

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尙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旣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卽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

爲之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旣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是以甯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朝廷一言甯負朝廷而不敢犯眾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厯然形勢大畧亦可概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獠獐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上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遵照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旣

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爲陛下一言使朝廷之上早有定處
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
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恩感激竭忠願效之
至

閱案此疏委曲條達具見謀畫之忱年譜節去數段有
脫枝失節處今照集全錄

與黃綰書曰往年江西赴義將士功久未上人無所勸再
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醜特瘡疥之疾百辟讒嫉朋比
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諸公任事之勇不思何以善
後大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元氣自復但去病
大亟亦耗元氣藥石固當以慚也又曰思用之事本無緊

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難收拾所謂生事事生是已今
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反覆未可知也 與方
獻夫書曰聖主聰明不世出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
其志向於此有立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非真有體國之
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徒事其名而已又曰諸公皆有薦
賢之疏此誠君子立朝盛節但與名其間卻有所未喻者
此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
不慎也譬諸養蠶但雜一爛蠶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
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
若薦賢於朝則評品宜定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
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蓂朮之間而進之熊

不誤矣又曰思田之事已壞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
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之勞擾耳此議深知
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
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十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五十八歲

二月思田平上疏畧曰臣奉有成命與巡按紀功御史石
金布政使林富等副使祝品林文輅等參將李瑋沈希儀
等會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
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今日之事已如破
壤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知者

而知之矣因詳其十患十善二幸四毀反覆言之且曰臣至南甯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賓甯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蘇受等聞臣奉命處勘始知朝廷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己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處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露布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克期聽降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率眾掃境